

## 门前风景雨来佳

秋分一过,晴热多时的天气突然变了脸,秋老虎夹着尾巴逃窜了。

乌云先从四面山头涌出,霎时便盖住了头顶的大片天空。云层在加厚,在加宽,层层叠叠,凹凹凸凸,不时又裂出一块分向一边,又有云团不断朝住地聚拢。它们翻卷着不同姿势,若不是山头作支撑,抑或是擎天立柱般的方楼顶着,势必垮塌下来覆压地面的一切。

绿树的枝桠都在碰撞。高脚白玉兰摇头晃脑,粗厚的叶片在风的推搡下相互摩擦,相互击打,发出潮水般的掌声。河水一改晴日的节奏,再不温文尔雅,从平静的殷纹渐变大朵的涟漪,再化作一河抖动不止的绸缎向下游快速推逐。

通羊河栈道内侧的长椅下,一只花猫惊恐万分的神情,身子蜷缩,须毛在快速的气流中瑟瑟作抖,一双猫眼睁得滚圆,紧张地注视周边的一切。离猫不远,一只福寿螺藏头露尾,一动不动。我在不断加快脚步,与即将来袭的秋雨赛着跑儿。

这时,风突静止,低伏得直不起腰的草茎终于直起来,花朵快要歪曲缩扁了的面庞还原了该有的齐整与周正。猛地,一道长长的闪电划破浓云,强光把一切耀得惨白,跟着一阵撼天动地的霹雳,大地、山峰、房屋、心脏一齐震动,接着有玻璃爆破,重物砸地的声响。

堤柳的直发彻底地乱了。里层的柳条搅到外面,外面的压向里层,低处的抛上了

半空,被上方的叶子缠住,不能动弹,又在拼命撕扯,刚成一椭圆的圈圈,晃荡片刻随即挣脱下来。几颗豆大的雨点敲在头顶,凉凉的,即刻又变得湿湿的热热的。山城完全陷入雨帘的裹挟之中。大雨激起的水花,白珠碎石一样在地上跳动,猫儿不见了,福寿螺还傻呆呆的,它有盔甲,它怕啥。

雨脚铺天盖地,所到之处,堤岸上的树开始浑身颤栗,矮枝接地又奋力上扬,叶儿拼命挣扎,软草匍匐着再也起不了身。河水胖了高了也黄了,洪流如猛龙过江,张牙舞爪,浪头飞速向前方、向堤岸扑腾,在岩壁上漾起浪花朵朵,令人不敢久站,生怕被席卷了去。一浪下去,又一浪涌来,有千军万马之势,使性子般想要把山城撼动,然而,被千山拱卫的通羊城何其稳实而坚不可摧。

一两个时辰后,天空的浓云变成了雾,天空、青山一片灰蒙。风停了,浪头已过,雨由稀疏的线变成了点,河面几乎与岸齐平了,像有谁不停地往河道抛撒芝麻,砸出一个个小数点。翠绿的叶子涂了油光,小草或叶片上有了轻微的响动,是金属坠地的声音,脆声的,闷声的、其它无法用词语形容的声音,都有。欲红未红的枫叶,叶尖倒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银珠,滑落一颗,立马又缀上一颗,令人眼花缭乱。

葡萄藤已经湿黑,叶子荣多枯少,有的绿中泛起黄点,有的黄中仍残留一大块碧,

王亲贤(温泉)

地盖英雄之藪也。俗言高氏传灯,光开灵济;艾姑揭木,穴封月阜。时则花鼓相闻,提琴伴奏;绿绮方张,青铜待扣。皆欲继往昔之声华,期当今之鼓手也。

乃有年方花信,情系乡闾。心存理想,事不踌躇。丝丝料理,一一爬梳。筑堤防以御汛,修桥路以安车。建中心以服务,开事业之通渠。遂乃光生伏特,沼养虾鱼。坊兴雕刻,圃盛茶蔬。于是村多积累,户有盈余。报章誉起,贫困帽祛。复乃野植芳林,香生草树;居成雅舍,绿满庭除。水到渠成,无劳瓮汲;风移俗化,自乐经锄。是则未仙而在阆苑,不梦亦至华胥也!

尔来文旅振兴,画图开廓。鼓舞天下,声传霄堦。辟曲径以通幽,架平桥以接陌。起水榭与山楼,建松亭与竹阁。湿地则苇翠蒲柔,舟摇波跃。田畴则炫彩流膏,铺毡展

库旁的堤坝上散步。秋天的炎热仍未褪却,村口的大树下,三三两两坐着纳凉的村民和老人,一边摇着蒲扇,一边聊着家常,还跟小时候的夏天一样。

母亲因为年迈走不了更远的路,行至村口,便提前回屋里休息了。母亲一天天变老,连同我一起散步都变得不可能。

“此生唯一能给的,只有陪伴。而且,就在当下,因为,人走,茶凉,缘灭,生命从不等候。”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在新书《天长地久——给美君的信》中如是写道。她已经年近六旬,为失智的母亲美君一朵一朵地往蓝色的帽沿上戴鸡蛋花,把九十多岁的母亲打扮得像个可爱的小女生。因为她深知母亲爱美。即便母亲已经不能与之正常交流,活着,只是一天天走向永别……之前读过她的《目送》,懂得了如何与孩子温柔以待。现在读到她的这句话,亦让我沉默良久。

自武汉解封后,母亲便坚持回到故乡的老房子住。她一个人面对疾病,孤独,无助。天性强硬的母亲,终于变得柔软起来,总是盼望着我们的到来。母亲含辛茹苦将我们带大。如今,母亲原本挺直的背变驼了,七年前耳朵也失聪了,母亲从此生活在一个极度安静的世界里。母亲走过的路,是时光的苍桑,人世冷暖;母亲自幼失去双亲,一个

朱丽平(通山)

大如小碗,小如大盏。雨点打在叶片上,这边刚侧歪一下,那边又轻盈地翘了起来,仿佛一群彩蝶汇聚一堂,不停地闪烁着翅膀。

初秋的山城,秋意不是很浓,有些秋草眼见着要枯了,些许秋花受不住烈日的炙烤,渐变惨淡。秋风相携秋雨,骤然而至,一连数天地下了个饱,它们又个个神气活现起来。

古人云,雨雪之夜读书,神清气爽。端坐案前,正沉浸在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的诗句中,风折身挤人窗棂,轻卷纱帘,慢拢发梢,院内雨点不知何时又开始叩击芭蕉叶,滴滴沥沥,心越发沉静,鼻子也灵敏起来。屋里有了葱兰的味道。

葱兰,十分普通的花草,一次栽种,就反复生长。好像只偶尔帮它除除草,已记不得多少年未施过肥了。无论多么恶劣的天气,它都一茬一茬地绿,到了时节就开花。这样的雨天,这个时刻,它已将花瓣收成一把伞,作休憩状。太阳越大,花瓣撑得越开,丝毫不畏烈日的激射,和农人无异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遇雨则休。其短暂的休憩是在积攒更多能量等待七彩阳光,书写最美妙的青春年华。

花性、雨性如人性。雨由初始的惊疑、压抑转为猛烈、狂暴,最后归于饱足、静谧与平和,与人性遭遇困难再攻克困难时的心境一样。雨后的秋花更艳,秋景常新。“秋水任急境常静,花落虽频意自闲”,逸兴在雨中爆发,壮思在雨中纷飞。



幕。园圃则李白桃红,灯悬珠络。店肆则列隼陈鲜,夸耀糴博。饮食则美味堪聆,清茶可瀹也。至于弦歌乐舞,动地停云;玉振金声,驰魂夺魄。猗欤休哉!令人按节而婆娑,当歌而酬酢。于是感此不虚之行,订我重来之约;祝其幸福之长,永彼田园之乐也!

彭文瑾(温泉)

人带着小她几岁的妹妹流落他乡,经历坎坷和生存的艰难。而今,母亲变老、眼神黯淡、我说什么她也听不见,而我唯一能做的,是听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家常。其中的欢欣与悲伤,我们各自体会。

自父亲忽然而逝后,我才深深地体会到,何谓永远的诀别。这辈子我忽略了对父亲的感受,尤其连父亲离世的最后一面也未曾见。见或不见,注定成为我一生的遗憾与自责,让我始终深感痛惜……

当天空开始变得深邃湛蓝,秋高气爽的日子将近。

乡村的月色真好看啊! 纯静,唯美。可是,这短暂的相聚,仍然让我伤感,唉,天明我又将与母亲分别,而母亲执意要住在乡村,我好似劝说母亲总算答应下个月回咸宁居住。这样,我便经常可以近距离看望母亲,心里多少有些安慰。然而母亲一个人住在乡下,无人照料,多少让我牵挂和不安。好在老人身体硬朗,虽然耳聋,但嗓门很大,我耐心地听着母亲的唠叨,夜里和母亲睡在一张大床上。看窗外的圆月,想着孤苦伶仃的母亲独自守在乡村,不禁百感交集。尽管有隔壁的阿婆安慰我说,你母亲住在这里蛮好,乡村空气好,又舒坦,又有伴,让我莫心焦。

有母亲在,哪有不牵挂的呢?

## 沙套湖往事

袁俊(赤壁)

最近看到朱忠柱的一篇文章《悠悠千年沙套湖》,勾起了我对父辈们曾经拥有过“渔舟唱晚”水乡田园生活的回忆,也勾起了童年的我和沙套湖相依相伴的点点滴滴。

沙套湖,洪湖市第二大湖泊。我对沙套湖的印象,也仅限于童年,后来因为学业,虽然离开了故乡,但对沙套湖的思念却永远铭记在心。

我是地地道道的沙套湖人,湖离我家不远。从家里出门往东走500多米,再沿北直沟往北走1000多米,就能看到美丽的沙套湖。

盛夏季节,静静的湖面上布满了碧翠欲滴的荷叶,像是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翡翠伞似的,把湖面盖得严严实实的。绿叶丛中,一枝枝荷花亭亭玉立,像娇羞的少女,满脸绯红,微微含笑。她与境内第一名全国第七大淡水湖——洪湖相比,的确显得过于逊色。然而,沙套湖同样自然天成,更可贵的是它具有朴实、无私、遇事波澜不惊的品格。她就像一个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宝瓶横卧在洪湖东北部燕窝、新滩两镇交界处。千百年来,她不求回报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依湖而生的沙套湖人,她是沙套湖人心中名符其实的母亲湖,更是铭刻了我童年的美好记忆。

沙套湖里的鱼全是野生的。春夏江水回涨、沙套湖因与长江相通,自然灌江纳苗,鱼的种类类似长江。每每捕鱼回来,家人们都要尝尝那种大则十几斤的青鱼、鳊鱼的美味,而像小鲫鱼、胖头鱼、白鲢鱼、武昌鱼,甚至是乌龟、甲鱼都是那个时代渔民不愿意吃的下等鱼。在那个年代,父亲说吃鱼都吃腻了。

那个时代的故乡,打开前门芦花绕绕,打开后门白水漂漂,是典型的水泽之地。冬天,湖水在枯草从里微微低语,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只小鸭的扑翅声,使月夜的湖面更显得孤寂和冷清。湖面上,北风凛冽,河水一改往日的活泼,似乎恬静地睡着了。

母亲曾回忆,早上4点多就要下湖,晚上八九点才上岸,每天要在湖里劳作15个小时左右。那时候一年的收成就靠捕鱼,有时候一天能捕80多斤到100多斤,差的日子只捕到10多斤鱼。母亲为我描述那年代在湖里冬季“夹纤网”的情景,就是天气寒冷,湖风吹在脸上有刺痛的感觉,手冻僵了,不停使唤,鱼都抓不稳,最主要的是由于长时间在湖面上劳作,没有吃的,又饥又寒又累,手酸背痛。上岸后,还要剖鱼、烧火、做饭、洗衣服,休息不了几个小时,第二天又要下湖捕鱼。母亲有时向我回味这段辛酸史,泪流满面。

长年生活在沙套湖的人,所谓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,一代一代的沙套湖人靠“吃湖”度日。那时候,我们这些沙套湖放暑假的学生就是放牛娃,往往三五成群相邀到沙套湖放牛。早上吃过饭后,几个放牛娃就骑着牛,往沙套湖的方向走,到了沙套湖以后,就把牛的绳索系在牛角上,让牛在湖坡上吃草、吃荷叶,我们几个人就在堤上玩耍、聊天,聊了些什么,时间久远,也记不清了。

临近午时,我们就集体下湖去摘莲蓬,几个人在一起,约定要一起摘,不要摘远了,怕迷失方向,太远了水深,大家在摘莲蓬时还要互相叫一下名字,怕有闪失。大约半个小时以后,我们摘了大约半蛇皮袋莲蓬以后,就上岸。上岸以后,几个人坐成一排,比赛吃莲蓬,看谁吃得快,专门吃比较嫩的,老莲蓬剥了壳带回家去晒。那时候,好像大家都不怕热。艳阳下,就这样在沙套湖畔晒着我们欢乐的童年。

到了冬季,是挖藕的季节。放寒假后,我就和大人们一起下湖去挖藕。印象中我曾跟随至荣叔、善超哥一起挖过藕。带的工具是一样的,一天下来,他们大人们不仅能挖到100多斤藕,还能捉到几斤鱼,而我呢,人很累,只挖到不足30斤藕,这也和自己不得挖藕要领有关。回来后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展示给家人看,家人还是很高兴的。

在我心里,沙套湖永远是童年时代的沙套湖,永远是生我养我伴我度过欢乐时光的沙套湖,永远是沙套湖人说不完道不尽的母亲湖。沙套湖朴实、无私、遇事波澜不惊的品格,永远不会改变,滋养了一代代沙套湖人……